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經術類

**群經精義之發明** 經學之分漢、宋，猶理學之分朱、陸也。其專宗漢學以抵程、朱之隙者，為毛奇齡、惠棟、戴震諸人。其義理宗程、朱，仍博稽漢、唐注疏者，為李光地、方苞、姚鼐諸人。自有明中葉，人皆蔽精力於帖括，而根柢之學闕焉。國初，樸學之士始出，顧炎武、閻若璩開風氣之先，其後鉅儒踵接，元和惠氏、武進莊氏、高郵王氏、嘉定錢氏盛於吳中，婺源江氏、休寧戴氏繼起於宣、歙。由是漢學昌明，遠紹微言，兼通大義，千載沈霾，一朝復旦。極盛於乾隆，益精於嘉慶，遺經端緒，皆有條理。然江藩作《漢學師承記》，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。阮元刻《皇清經解》千四百餘卷，而光地與苞之著述一字一收，蓋幾於分茅設蔭矣。一時風氣所趨，遂以搜殘舉碎為功，詆宋儒為空疏，肆力掎擊，抑又過矣。要知漢儒之訓詁，宋儒之義理，相須而行，闕一不可，其激而互有勝負者，皆末流之失也。

### 經學有北南二派

長沙有校經堂，創自湘撫吳榮光。光緒初，學使餘姚朱肯夫少詹迫然籌款擴之，人才號為極盛。湘潭葉奂彬主政德輝，其魁碩也，有論經之言，今節錄之。

其論經學北派也，則曰博野有顏元，蠡縣有李&~MGTCP;。&~MGTCP;所著曰《周易傳注》、《詩經傳注》、《李氏樂學錄》。元之學，一傳而為李&~MGTCP;，&~MGTCP;又受學於毛奇齡，此南學合北學之始。再傳而為程廷祚，則又以南人而為北學。然如所著《晚書訂疑》、《禘祫辨誤》二書，絕不附和毛氏《古文尚書冤詞》及《郊社禘祫問》之說，是則冰寒青勝，派同而學不同。至所著《春秋識小錄》，已入乾嘉考據一派，其殆學成之日乎？元之學，初不行於南方，厥後二百餘年，德清戴望本其先世家學，著《顏氏學記》一書表揚之。望晚年又從陳奂受《毛詩》，從宋翔鳳受《公羊》，所注《論語》，即發明《公羊》之義，是又轉入南學今文派矣。

曲阜有孔廣森，所著曰《翼軒所著書》，孔廣林所著曰《孔叢伯遺書》。廣森受學於戴震，震為江永高弟，是當列於婺源派之再傳。然北方為漢學者，紀文達公均無傳書，獨孔氏一家為之，至馬國翰而極盛，故特列為一派，以張漢幟。

其論經學南派也，則曰崑山派有顧炎武，所著曰《亭林遺書》、《音學五書》、《日知錄》。徐乾學為炎武甥，所著為《讀禮通考》。潘耒為炎武弟子，刻《亭林遺書》。炎武之學，出於朱子，而實事求是，遂開東南漢學之先，論一代儒宗，當以炎武與元和惠周惕為不祧之祖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退炎武與黃宗義居於卷末，是誠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。

元和派有惠周惕，所著曰《詩說》。士奇為周惕子，所著為《易說》、《禮說》、《春秋說》。棟為士奇子，所著為《易例》、《周易述》、《易漢學》、《易大義》、《易微言》、《周易本義辨證》、《古文尚書考》、《明堂大道錄》、《禘說》、《左傳補注》、《九經古義》。惠氏三世治經，至棟而益盛，吳中漢學，實惠氏一家開之。故周惕與炎武，不獨化被三吳，澤及桑梓，即天下後世，亦當推為兩巨師焉。棟之弟子，一為江藩，著《周易述》、《補爾雅小箋》。一為余蕭客，著《古經解鈎沈》，皆於漢學一派有功後學者也。

婺源派有江永，所著曰《周禮疑義舉要》、《儀禮釋例》、《儀禮釋宮增注》、《禮記訓義擇言》、《深衣考誤》、《禮書綱目》、《律呂新義》、《律呂闡微》、《春秋地理考實》、《鄉黨圖考》、《群經補義》。戴震為永弟子，所著曰《戴氏遺書》。段玉裁為震弟子，所著曰《經韻樓全書》、《說文解字注》。龔自珍為玉裁外孫，所著曰《尚書泰誓答問》、《春秋決事比》。龔橙為自珍子，所著曰《詩本誼》。永之學出於朱子，震乃操入室之戈，再傳而為玉裁，猶是古文學一派。三傳而為自珍，又轉入今文學一派。此無他，師承之嚴重不如漢京，故學者但隨風氣為轉移，遂不惜背師而馳，自亂統系。

常州派，一曰陽湖派，有莊存與，所著曰《周官記》、《周官說》、《周官說補》、《春秋正辭》四種。述祖為存與從子，所著曰《尚書校逸》、《尚書說》、《毛詩考證》、《周頌口義》、《夏小正考釋》、《五經小學述》、《說文古籀疏證》。劉逢祿為述祖弟子，所著曰《尚書今古文集解》、《公羊何氏釋例》、《公羊何氏解詁箋》、《論語述何》、《發墨守評》、《箴膏肓評》、《廢疾申何》。龔自珍為逢祿弟子，所著曰《婺源三傳書》。魏源亦逢祿弟子，所著曰《書古微》、《詩古微》。孫星衍所著曰《周堂集解》、《尚書今古文馬鄭注》、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、《明堂考》、《魏三體石經考》、《孔子集語》。張惠言所著曰《茗柯全書》、《儀禮圖》。成孫為惠言子，所著曰《說文諧聲譜》。常州之學，本分二派，一為今文學派，莊氏一家開之，傳至龔、魏，橫流極矣。然其學通天人故，接西京之傳，蓋得董、賈之精微，而非如龔、魏之流於狂易。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不列其名與書，殆有彼哉之意乎？一為古文學派，孫星衍卓然名師，為古學之勁旅，當時與洪亮吉齊名鄉里。亮吉所著《左傳詁》，遠不如孫之精深。蓋洪後以史學地理名家，精神別有專用也。惠言精研《易》《禮》，實惠氏之旁支。崑山元和以外，其學派未有過於常州者也。

儀徵派有阮元，所著曰《皇清經解》、《詩書古訓》、《車制圖解》、《儀禮石經校勘記》、《曾子注釋》、《□三經注疏校勘記》、《經籍纂詁》。元主持漢學，全在《經解》一書。節鉞所至之處，於廣州則創學海堂，於浙江則建詁經書院，兩省承學之士，百年以來，猶沿其餘風。湘省漢學，興起最遲，然創湘水校經堂者，則其弟子巡撫吳榮光也。瞿宗之祀，其為先河乎？長沙王先謙續編《經解》一書，推衍宗風，網羅散佚，其嫡派終在湖湘。新學既興，南風不競矣。

高郵派有王念孫，所著曰《讀書雜誌》、《廣雅疏證》。引之為念孫子，所著曰《經義述聞》、《經傳釋詞》。高郵自創一派，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，於是千古沈晦不可解之文詞，循其例，無不渙然冰釋。俞樾踵其後，為《群經平議》，為《諸子平議》，為《古書疑義舉例》，而後四部書之詁文脫簡，重門洞開，可謂周、孔之掃夫，劉、班之嫡子。曾文正《聖哲畫像記》推為集小學之大成，蓋猶等夷之見矣。

南雷派有黃宗羲，所著曰《易學象數論》、《深衣考》、《孟子師說》。南雷得蕺山之傳，其理學為陽明一派，然為全祖望所私淑，又為萬斯大兄弟受業之師，浙中經學之風，故當以宗義為鼻祖。

四明派有萬斯大，所著曰《萬氏經學五書》。斯同為斯大弟，有《石經考》。四明之學，為浙中漢學之先聲，非毛奇齡逞其口辯一味叫囂之比也。少時兄弟師事南雷，得聞蕺山之緒論，平日持論，以為非通諸經，不能通一經；非悟傳注之失，則不能通經；非以經釋經，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。至理名言，誠實事求是之義。當時並無漢學名幟，而治經之法，遂為一代宗風，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。

桐城派有方苞，所著曰《望溪全集》。劉大櫟為苞弟子，不傳經。姚鼐為大櫟弟子，有《左傳補注》、《公羊補注》、《穀梁補注》、《國語補注》、《九經說》。桐城方氏說經諸書，源出北宋，再傳為鼐，以參合義理、考據、詞章為宗。桐城之學，至此一變，曾文正師之。東塾派有陳澧，所著曰《東塾讀書記》、《漢儒通義》。澧為阮元再傳弟子，然近世所謂漢、宋兼采一派者，至澧而始定其名，故別為派以殿於後。

### 經有六證

葉奂彬深於經學，嘗謂經有六證，可以經證經，以史證經，以子證經，以漢人文賦證經，以《說文解字》證經，以漢碑證經。今錄其證經之言如下。

一以經證經 如以《禮》證《易》，則有張惠言《虞氏易禮》。以《春秋》證《易》，則有毛奇齡《春秋占筮書》。以《春秋》證《禮》，則有宋張大亨《春秋五禮例宗》。以《公羊》證《禮》，則有凌曙《公羊禮疏》、《公羊禮說》，陳奂《公羊逸禮

考徵》。以《穀梁》證《禮》，則有侯康《穀梁禮徵》。以《禮》證《詩》，則有包世榮《毛詩禮徵》。以《公羊》證《論語》，則有劉逢祿《論語述何》。昔人云，不通群經，不能治一經，此解經第一要義也。

一以史證經 司馬遷受經於孔安國，故言漢學者，推為古文家，不盡然也。《史記》一書，《五帝本紀》、《夏本紀》、《殷本紀》、《周本紀》可以證《尚書》，春秋列國《世家》可以證《尚書》，亦可證《左傳》，《孔子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列傳》可以證《論語》，《荀孟列傳》可以證《孟子》。自餘前漢諸人，其列傳中引用經文，多與今本殊異，繆佐孫有《兩漢書引經考》，最為詳洽，可以參觀。《史》、《漢》以外，則《三國志》、《南北史》，不獨經師遺說時有異同，即其授受源流，亦足以資考索。至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逸周書》，本屬經類，或與《春秋》相表裏，或與《尚書》相貫通，雖純駁不同，而參考必備，《四庫全書》均入於史部雜史，非知三書源流者也。

一以子證經 諸子皆六藝之支流，其學多出於七□。周、秦、兩漢九流分馳，諸儒往往往摭其書之遺言，以發明諸經之古學，今試舉其書論之。如京氏《易傳》【《隋書經籍志·五行家》京《易占》即此書也。】為孟喜《易》義，焦贛《易林》【翟云升考定為崔篆撰。】為京房《易》義，《韓詩外傳》為《韓詩》義，班固《列女傳》為《魯詩》義，《韓非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為《春秋左氏》義，《白虎通德論》為《春秋》禮義，《荀子》、蔡邕《獨斷》為《禮》義，此其彰明較著者。至《墨子》有《古尚書》，有《百國春秋》，《管子》有《周禮》遺法，《淮南子》有九師《易》義，是又在讀者之善為溝通，而無用其比較已。

一以漢人文賦證經 王逸《離騷注》、《蔡中郎集》有《魯詩》義，阮元輯《三家詩》，陳壽祺《三家遺說考》，已詳舉靡遺。其他《兩漢書》中諸人封事、文賦，或釋經有異義，或引經有異文，大抵諸儒各治一經，無不貫澈源流，搜採遺佚。其書見於前續兩《經解》中者，可以按目求之。即小有出入異同，亦無損其全書之例。乾、嘉兩朝，江、浙間諸經師，不得不推為經苑之功臣矣。

一以《說文解字》證經 許為古文學而兼采眾家之言，故其書同一引經，往往先後異字，解義亦不相同。陳瑒《說文引經考證》、吳玉搢《說文引經考》、柳榮宗《說文引經考異》，皆有專書，可取而細繹之也。

一以漢碑證經 漢儒治經，最重師說，凡流傳碑本，其引經與他本異者，家法皆各殊。皮錫瑞有《漢碑引經考》一書，疏證詳明，真偉作也。

#### 顧亭林春夏溫經

顧亭林少時，每年以春夏溫經，延請士子之聲音宏暢者四人，設左右坐，置注疏於前，自居中央，其前亦置經，使一人讀而已聽之。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，詳問而辨論之。凡讀二□紙，再易一人，四人周而復始，計一日溫書二百紙。

#### 陸紫宸於六經有撰述

陸楣，字紫宸，無錫人。幼孤露，讀書於雞棲豚柵旁，志意慷慨，喜為古文辭。同邑有朱旂者，見楣所作，為之延譽於秦宮諭松齡，乃得縱觀秦氏藏書。自是北走燕趙，南踰閩嶠，其學益進。楣於《六經》皆有撰述。垂老，作《古今官制考》，未成而歿。其狀巨肩塌鼻，不知者以為河朔僮父也。

#### 陳念茲疏注五經

陳明瑄，號念茲，諸生也。好與人尚論千古，每及忠臣義士，則意氣激昂，揚眉抵掌。至言及不平事，則目瞪口呆，氣填胸膈，半晌不出聲。耽嗜書史，朝夕科跣，坐臥一小齋，劇心鉅腎，研窮聖賢義蘊。嘗疏注《五經》，沿流討源，深造自得。

#### 顧復初發明五經

顧復初，名棟高。以經學授國子監司業，年逾七□，不復出山。康熙丁丑春，聖祖南巡，迎鑾，獻所著《詩書兩義》，蒙恩加祭酒銜，又數年而終。復初為辛丑進士，性倨慢，不合時。官中書時，與堂上官齟齬，僅三載，即歸田。生平以窮經著書為事，自幼至老，未嘗一日不讀書，於《五經》皆有所發明。掌教淮陰，從遊者甚眾。夏日不見客，閉重門，解衣脫襪履，至寸絲不掛，匿帷後，手一卷不輟。辛未經學，惟復初無愧色耳。

#### 李恆齋治經有聲

善化李恆齋究心正學，治經有聲，與同邑熊超、寧鄉張鳴珂、邵陽車無咎、王元復為友，各守一編，相與切劘。嘗釋《易》卦象，訂《禮》正《詩》《樂》，解《春秋》，論纂宋五子書。為嶽麓院長，著《學庸講義》，其他子史百家、輿地象緯莫不淹貫。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，文炤繼起，名與之埒。

#### 徐文定精研經學

滿洲徐文定公元夢精研經學，老而彌篤，暇即就方望溪侍郎苞考問經義。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□始讀《大學》，而請業於方者，講至《秦誓》，方作而言曰：「所謂一個臣，吾觀徐公良然。」

#### 高宗重經學

高宗特詔大臣保薦經術之士，課其學之醇疵，特拜顧棟高為祭酒，陳祖范、吳鼎、梁錫璵等皆授司業。又特刊《□三經註疏》，頒布學官，命方苞、任啟運等哀集三禮，自是漢學大著。

乾隆乙酉，諭曰：「儒林亦史傳所必及，果經明學粹，不論韋布，豈以品位拘。如近日顧棟高輩，終使淹沒無聞邪？」嗣是史館始立儒林傳。

#### 梁鴻翥月必誦經

梁鴻翥，字志南，安邱人。窮老篤學，月必誦《九經》一過，鄉里目為癡人。益都李司馬文藻一見奇之，為之延譽，遂知名於世。每治一經，几案不列他書，有疑義，思之累日夜，必得而後已。

#### 戴東原通□三經

戴東原生□歲始能言，就傳讀詩，過目成誦。塾師授以《大學章句·右經一章》，問其師曰：「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？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？」師曰：「此朱子云爾。」又問朱子何時人，曰：「南宋。」曾子何時人，曰：「東周。」周去宋幾何時，曰：「幾二千年。」曰：「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？」師不能答。後讀他經書，一字必求其義，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，意不釋，師乃取許氏《說文解字》，令自檢閱。學之三年，通其義，於是《□三經》盡通矣。

#### 錢蔣石不服戴東原經述

錢蔣石侍郎載，襟情蕭曠，豪飲健談，每借朱竹君、王石隴諸人過法梧門祭酒，冬夜消寒，卷波浮白，必至街鼓三四下。竹君盛推戴東原經術，蔣石獨有違言。論至學問得失處，觀發赤，聚訟紛拏，酒罷出門，猶囁囁不已，上車復下者數四。月苦霜悽，風沙蓬勃，餘客拱手以俟，無不掩口笑。

#### 臧在東拜經

武進臧鏞堂在東，經師玉林孫也。受業於盧抱經，經史小學精審不苟，殆過其師。每歲除夕，陳所讀書，肅衣冠而拜之，故又字曰拜經，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。其弟禮堂，學亦深邃，持父喪，白衣冠而處，不與人見。

#### 焦李凌皆達於經

江都焦里堂循，吳縣李尚之銳，歙縣凌次仲廷堪，皆達於經義，尤精天文步算之學，交相契愛，為談天三友。焦里堂既先生母殷太孺人喪，小有足疾，遂託疾居江都黃樞橋村舍，閉戶著書。葺其老屋，曰半九書塾，復構一樓，曰雕菰樓，有湖光山色之勝，讀書著述，恆樓居，足不入城市者□餘年。

#### 劉文清島焦里堂習經學

劉文清公據按試揚州，焦里堂時年□七，應童子試，取入學。覆試日，文清問詩中用「齷齪」字者誰也，里堂起應之。問何所本，以《文獻·桃花賦》對，且述其音義。文清喜曰：「學經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文清曰：「不學經，何以足用，爾盍以學賦者學經。」明日復謁，復呼里堂至前，曰：「識之，不學經，無以為生員也。」里堂歸，乃屏他學而學經，卒成經師。

#### 汪紱初嚙語說經

乾隆某歲，婺源大饑，無米，汪紱初市豆腐，炊之作食，而未嘗告人，曰：「士人輒語人貧，人縱憐我，我可受邪？」尋遭疫，作嚙語，侍疾者聽之，皆說經也。紱初，名暄。

#### 陳祖范著經咫

陳祖范，字亦韓，亦字見復，常熟人。雍正癸卯舉人，未及殿試。乾隆辛未，薦舉經學，特賜國子監司業銜。著有《經咫》一卷，皆其說經之文。名「經咫」者，用《國語》「晉文公咫聞」語也。祖范薦時，曾錄呈御覽，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，凡《易》七條，《書》□二條，《詩》七條，《春秋》□三條，《禮》六條，《論語》□三條，《中庸》二條，《孟子》□條，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，列於《禮》後。其論《書》不取梅賾，論《詩》不廢小序，論《春秋》不取義例，論《禮》不以古制違人情，皆通達之論。原序稱「文不離乎《六經》、《四書》，說不參乎支離怪僻」，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者，同一說經，而純駁顯然。試觀其書，如駁《公羊傳》弟為兄後之說，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，駁婚禮不告廟之非，《論語》無所取材，主鄭康成枵材之說，謂寧武子不及仕衛文公，謂瓜祭非必祭，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，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，惟《古文尚書》顯然立異耳。祖范學問篤實，必非剽取人書者，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，肆行誹詆，為祖范所不欲觀，故不知先有是說，偶然闔合耶？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為多事，而謂學宮祀文昌、魁星為有理，則祖范終無是也。

#### 龔元玠說經鑿空

南昌龔元玠以舉人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，辛未又舉經學，皆不第。甲戌始成進士，以縣令終。著書甚多，經學有《□三經客難》一書，鑿空夢囈，至可噴飯。最可笑者，謂孔子晚年設教杏壇，乃為司成教學之官，非私設講席也。以「使漆雕開仕」一章斷之，謂非論薦士之職，不能使人仕也。又徵諸「三年學不志於穀」章，謂夫子既有薦士之職，故諸弟子皆求其論薦，當時魯國學制，以三年為畢業之限，諸弟子有未滿三年而汲汲求仕者，欲孔子破例薦舉，故孔子發此歎。又云：「夫子刪述《六經》，必稟命周天子。蓋六藝皆掌於官，非夫子所得自擅。當時周天子必命夫子先修魯史，作《春秋》，以觀其史才。《春秋》既成，方欲令修周史，而不意其遽沒也。」

#### 越中經學

越中經學，自黃梨洲權輿於前，毛西河起而和之，已有廓清宋學之功。若邵二雲、盧抱經者，則皆為漢學之大宗。范衢州名輩次於盧、邵，雖著述未富，成就卓然。茹三樵、王汾原名不甚著，其書皆足不朽。而王方川、胡稚威皆博學有盛名，所業竟無傳者，可惜也。

#### 張忍齋默理經解

張忍齋貫通經學，為兩浙儒宗。官京師時，別無所嗜，暇則手一冊，默理經解。凡經書一節一句中之有數說者，輒書數姓氏於側，循姓氏而遞憶其說焉。

#### 徐退山有五經讀法

古今談經者，無慮數百家，其中立言不朽者固多，而剽竊老生常談以自文其淺陋者，亦指不勝屈，黃茅白葦，塵目罄口，嗜奇愛古之士，每望望然去之。徐退山曾著《經史辨體》一書，評點皆別出手眼。經部前各載讀法數□則，半取材於京山郝氏，豎義雖不無偏執，而岸然自異，羞語雷同，令覽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洵經義中所創見也。退山，名與喬，崑山人。

#### 吳山夫經術

山陽吳山夫，名玉搢，著有《金石存別雅》、《說文引經考》、《山陽志遺》等書。國史四《儒林傳》、秦文恭公《五禮通考》多其校字，其輩行在東原、潛研之前。

#### 汪容甫解經

汪容甫，名中，江都人，解經有神識。病古人之疑《周官》、《左傳》也，為《周官徵文》及《左氏春秋釋疑》，皆依據經證，箴砭俗學。又病後人疑經「中春會男女」之文，中讀會若司會，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，至中春則過時，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，故亦言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。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，非淫奔也。又病未嫁女為婿守貞之不合禮，以謂婦人不二斬，故為夫斬，則為父母期，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為之服以降其父母，於婿為無因，於父母為不存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。

#### 沈冠雲精研六經

吳江沈彤，字冠雲，乾隆宏博科之表表者。少醇篤，精研《六經》，尤善理學。與修三《禮》及《一統志》，書成，授官不就而歸。顧家計貧甚，家無灶，以行灶炊爨，有《行灶記》存集中。嘗絕糧，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。寒齋絮衣，纂述不勌。所著《周官祿田考》諸書，皆有功經學也。

#### 段懋堂有二□一經之說

昔人以六經而廣為九經，又廣為□三經，其意善矣。金壇段懋堂則言當廣為二□一經。取《禮》益以《大戴》，《春秋》益以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。又謂《周禮》六藝之書，《爾雅》未足以當之，當取《說文解字》、《九章算經》、《周髀算經》三種以益之，庶學者誦習佩服，於訓詁、名物、制度之昭顯，民情物理之隱微，無不瞭如指掌，無道學之名，有讀書之實也。

#### 惠定宇論近代經學

惠定宇嘗謂近代經學，北平孫退谷於《五經》皆有著述，而其書不足傳。崑山顧寧人博極群書，獨不通《易》，蕭山毛大可《仲氏易》，南海屈介子《易外》，非漢非宋，皆思而不學者也。定宇，名棟。

#### 余仲林著古經解鈎沈

惠定宇之弟子，最知名者為江聲叔澐、余蕭客仲林。仲林撰《古經解鈎沈》三□卷，書將成，適嬰疾，無暇校正，遂有疵闕，然不能不謂之精博也。病愈，損其目，生徒求教，但以口授，時人稱為盲先生。

#### 朱竹君教人讀注疏

朱竹君學士筠督學八閩，嘗教人以讀《□三經注疏》，謂法言注疏惟《葩經》最博，先閱此經以為綱領，如其中徵引何經，即檢原經注疏對勘，讀竟此經，諸經之大概已得。後讀別經，仍用此法，愈勘愈熟，不費記憶，可期貫通之效矣。又言讀書人即事忙，能每日看得二三頁注疏，自大有益。

#### 王九溪教人讀注疏

余存吾成進士，欲貫串經義，苦無畔岸。時王九溪主講嶽麓書院，存吾詣之。九溪性素吝，即學業，亦吝不告人。三四請之，乃告以《□三經注疏》必熟讀，乃可究其義理。臨別時，仍諄囑云：「此法不必為外人道也。」

#### 江叔澐集經之大成

疑偽古文者，始於宋之吳才老。朱子以後，吳草廬、郝京山、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。至閩百詩、惠定宇兩徵君所著之書，乃能發其作偽之跡，勦竊之原。若刊正經文，疏明古注，則皆未之及也。江叔澐乃出而集大成。

#### 江叔澐書四易稿

江叔濬唐貞觀時之為諸經正義者，自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公羊》外，皆取晉人後出之經，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。惠定宇既作《周易述》，搜討古學，叔濬亦撰《尚書集註音疏》，以存今文二□九篇，以別梅氏所上二□八篇之偽造。取《書傳》所引《湯征》、《泰誓》諸篇逸文，案《書》序入錄，又採《說文》、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，更正秦人隸書，及開元中改易古字之謬，輯鄭康成註及漢儒逸說，附以己見，為之疏，凡四易稿，積□餘年而後成，書凡□二卷。時王光祿鳴盛撰《尚書後案》，延叔濬於家，商訂疑義。嘉慶丙辰，應孝廉方正徵。己未九月卒，年七□有九。

### 阮文達推重經學

蕭山毛西河、德清胡朏明所著書，初時鮮過問者。自阮文達督學浙江，為作序推重之，坊間遂多流傳。時蘇州書賈語人曰：「許氏《說文》販脫，皆向浙江去矣。」文達聞之，謂幕中友人曰：「此好消息也。」

### 看經有手記簿

看經要有手記簿，此法始於元之許魯齋，余存吾、張忍齋皆踵行之。每日分五起，從某處讀起，至某處止，即記明某句有幾說。他日重溫，即依所記默想之，偶或遺忘，則重繙原書記之，久之自熟習矣。

### 徐雲甫治經

包慎伯在揚州時，與徐雲甫為道義交，嘗手書所撰楹聯贈之云：「高才袁彥伯，碩學鄭司農。」時雲甫以治經負重望，故伯山傾倒如此。

### 乾嘉間考據之學極盛

乾、嘉間，考據之學極盛，士大夫無不讀書。若南昌彭文勤公、南昌吳白華總憲、稷堂侍郎、萍鄉劉金門宮保、平湖朱荅堂漕帥、歙程春海侍郎、山陽汪文端公、莫寶齋侍郎諸人，於應制之學皆能探討本原，故雖不能赫赫以經術名，而被服儒雅，維持樸學，此道實賴以不墮。

### 龔開齋三世經學

仁和龔開齋觀察麗正為金壇段懋堂婿，傳其小學，其子定庵儀部自珍益拓而精之。定庵又受常州莊氏之學於劉禮部逢祿，改習《公羊》，專驚群經之微言大義。定庵之子孝拱所學亦如此。

### 嚴九能承父命治經

嚴元照，字九能，歸安人。父樹萼，喜聚書，書至數萬卷。課九能，不使應試，謂之曰：「讀書不精，非學也。士必通經，通經必通訓詁，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，舍古訓而以意說經，破碎大道，必始此矣。」

### 陳煒卿授子女以經

嘉興錢新梧給諫儀吉官京師，無力延師教子，乃與其室人餘杭陳煒卿女史爾士親自督課。女史嘗於講貫之暇，推闡經旨，著《授經偶筆》以訓子女。

### 鍾保其書多說經

甘泉鍾保其優貢懷既卒，其子負二囊以謁焦里堂，保其所著草稿也，乞焦為之理董焉。啟囊，得□三種：曰《春秋考異》，論三傳也。曰《說書》，解《尚書》也。曰《區別錄》，考訂《毛詩》之草木蟲魚也。曰《論語考古》，發《魯論》之疑滯也。曰《祭法解》，覈古祀典也。曰《周官識小》，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。曰《讀選雜述》，補《文選》注之不及也。曰《興藝塾問答》，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。曰《漢儒考》，表兩漢經師也。曰《興藝塾筆記》，曰《考古錄》，雜論經籍之所叢也。曰《覺庵日記》，記日所行之事也。曰《筠心館集》，詩古文詞也。

### 莊大久抱遺經

莊獻可，後改名有可，字大久，武進諸生。幼而沈粹內朗，喜讀書，無歧好。父自昭邃於學，恪守庭訓，而所進輒過所期。迨長，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，參考禮制，句櫛字比，求其異同損益之故，使如軌轍之合，浩然無滯於心。然後核諸儒之書，正其是非，而自為之說。首撰《周官指掌》一書，其族祖養恬侍郎見之，大加嗟賞。自言諸經中《春秋》功力最摯，嘗語左仲甫中丞輔曰：「頻年究心《春秋》，讀二千餘遍，精義日出。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。」為論甚奇，惜未究其說也。

大久淡於名利，世故無一切櫻心，惟抱遺經，寢食與共。當其凝精冥求，耳目俱廢，塊然不復知有形骸，數□年如一日。兩游京師，為當道延校中祕書，考核精審，並簽原書沿流傳習之誤，見者服其精博，而猶自以為學問中蠶跡也。

大久功力猛進，中年精氣遂耗，心灼灼如焚，每嚼黃連嚥之，餐則冷淘鹽腐而已。後更患便血，左苦口進規。越數日，笑謂左曰：「感子言切，獨坐自休，覺手足耳目全無頓置處，奈何？」嘉慶壬申，子誦男迎養於南召縣署，得家人子孫之樂，意稍稍適。然晨夕一編，卒未嘗廢。旬日卒，年七□有九。所著有《春秋注解》□六卷、《春秋字數義》百有四卷、《春秋天道義》九□四卷、《春秋人倫義》五□六卷、《春秋地理義》□五卷、《春秋物類義》六卷、《春秋字義》四卷、《春秋小學》一卷、《春秋異》一卷、《春秋地名考》二卷、《春秋人名考》二卷、《周易集說》七卷、《周易條析》六卷、《周易卦序數臆》四卷、《周易異文》一卷、《毛詩說》五卷、《毛詩說蘊》上下四卷、《毛詩字義》五卷、《毛詩異文字義》一卷、《毛詩序說》一卷、《毛詩異聞》二卷、《尚書今文集注》六卷、《尚書序說》二卷、《周官集說》□二卷、《周官指掌》四卷、《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》二卷、《禮記集說》四□九卷、《考工記集說》一卷、《各經傳記小學》□四卷、《傳記不載說文餘字》三卷。

字達字達甫，【方耕之孫。】皆於群經有所撰述。而以方耕、珍藝、卿珊、大久為尤著。蓋自康熙以迄同治，凡得□一人。

### 嘉道間漢學家流別

包慎伯作《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》，敘述交游，多嘉、道間漢學之儒。碑云：「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、孟瞻、涇包慎言孟開、旌德姚配中仲虞及予弟季懷【名世榮。】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。孟瞻、孟開、季懷治《詩》，攻毛、鄭氏，治《易》，攻虞氏，子韻治小學，攻許氏，皆旁通群籍，而據所業為本，砥礪以有成。近世昌許氏者，推嘉定錢氏，金壇段氏，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。」又云：「予弱冠展側江淮間，物色樸學，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《禮》，行不違其言。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《春秋》、虞氏《易》，雖情鍾勢曜，而讀書如有嗜好。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《春秋》、鄭氏《禮》，困學而不厭。涇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，有綴殘補缺之勤。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、鄭，以適大義。丹徒柳興宗賓叔治《詩》《禮》《史》《漢》，能依雅訓以捍俗說。寶應劉寶楠楚楨，上世故崇漢學，能不墜其家法。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、鄭，尤長於地理。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《禮》、杜氏《春秋》。烏程凌堃厚堂，綜漢義說《易》《禮》《春秋》數□萬言，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。吳越英雋，略備於斯，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、馬、鄭、服訓詁者，卒莫如子韻之善。」

### 常州二申通經

常州學派，導源於新安，嘉、道之間，其流浸廣，而所發揮之微言大義，固由江永、戴震啟之。蓋金輔之榜治《禮》之薪火，既傳於常州，適其時山東孔穎軒廣森之《公羊》學派，自其婿朱見庵文翰傳至江淮，日與常州人士相接，而宋、莊、劉之緒乃因茲而光大也。當時常人推為通經宜用之學者，競言二申，海內亦胥重之。二申者，劉申受、李申者也。若由二申之學而再推演，則如後之魏默深、龔定庵，亦皆與常州學派有關。《劉申受禮部集》首有魏默深序，亦推本常州學派源於新安江戴、金、程之意。程，名易疇。

劉在禮曹□二年，遇有疑事，輒以經義決之。道光甲申，河南學政某奏請以睢州湯文正公從祀文廟，議者以文正嘗於康熙朝輔導理密親王獲譴，乾隆朝嘗奉駁難之。劉援筆書曰：「后夔典樂，猶有朱、均；呂望陳書，難匡管、蔡。」汪文端公廷珍方為尚書，善其言而用之，遂奉諭旨。又越南貢使為其國王之母妃乞賞人蔭，得旨賞給。貢使以論中有「外夷貢道」之語，欲請改為外

藩，部以詔書不可更易，而難卻其請，囑劉草牒復之。牒中有曰：「《周禮》職方氏，王畿之外分九服，夷服去王國七千里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，是夷近而藩遠。《說文》羌、苗、蠻、貊字皆從物旁，惟夷字從大從弓，東方大人之國。夷俗仁，仁者壽，故東方有不死之國，而孔子欲居之。且乾隆中嘗奉上諭申斥四庫館臣，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、裔字，孟子謂『舜東夷之人，文王西夷之人』。我朝六合一家，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，使者無得以此為疑。」

### 吳南屏治經融會漢宋

吳南屏，名敏樹，巴陵人，為湘楚古文大家。其治經也，融會漢、宋，兼通性理典章之學，不愧晚近之巨儒。乃觀其《枰湖文集》，中有詆《西銘》「乾稱父，坤稱母」之說，以為似天主教。是不知稱父稱母之本於《易》，惟天地萬物父母之本於《書》，亦智者之一失矣。

### 孫芝房詆漢學

孫芝房嘗作《畚塘芻論》，痛詆漢學，謂其致粵寇之亂，曾文正非之。其後左文襄作《吾學錄序》，持論亦與芝房相同。蓋文襄固亦由理學養成之人物，於漢學素少研求，故為此不持平之論也。平心論之，漢學諸人，如戴東原、王念孫，其人品亦無可議。然如毛西河之猖狂恣肆，王鳴盛之貪得無厭，則殊為人心風俗之憂耳。

### 譚復堂治群經

同治癸亥，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中，雜治群經，時誦諸老說經之文，自謂筆端胸次若有滯窒，不知為進為退也。

### 李蕪客論經學

光緒辛巳四月初二日，會稽李蕪客侍御慈銘閱《古微堂外集》而言曰：「自道光以來，經學之書充棟，諸儒考訂之密，無以復加。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，苦其繁富，又自知必不能過之，乃剽為西漢之說。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，張皇幽眇，恣臆妄言，攻擊康成，土苴冲遠，力詆乾隆諸大儒，以為章句鉅釘，名物繁碎，蔽精神於無用，甚至謂海夷之固，粵寇之亂，釀成於漢學。實則自便空疏，景附一二古書，寢語醉齏，欺誑愚俗。其所尊者，《逸周書》，《竹書紀年》，《春秋繁露》，《尚書大傳》，或斷爛叢殘，或悠謬無徵，以為此七□子之真傳，三代先秦之古誼。復搜求乾，嘉諸儒所輯之《古易注》、《今文尚書說》、《三家詩考》，攘而秘之，以為此微言大義所在也。又本武進莊存與之說，考尊公羊，扶翼解詁，卑《穀梁》為輿阜，比《左氏》於盜賊。蓋幾於非聖無法，病狂喪心。而所看之書不過□餘部，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，較之為宋學者，尚須守五子之語錄，辨朱、陸之異同，其用力尤簡，得名尤易，此人心學術之大憂，至今未已也。魏默深才粗而氣浮，心傲而神狠，於學無所得，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，其臆決竅談，固無待駁辨也。」

### 張文襄說經

南皮張文襄公之洞說經鏗鏘，頗多妙解。嘗謂《大易繫詞》「金曰從革」，「從革」當作「縱橫」。蓋書契歷千百年，蟬蠹叢殘，脫落偏房，穿漏筆畫，意中事也。後人未遑深考，遂致沿從革之訛。又謂「孤篷聽雨」，在詩中則為妙境，若身歷其地，便覺難堪。其妙想隨在表示，不獨說經也。

### 張文襄論通經之法

張文襄嘗言士子宜通經，而條舉其法，其言如下。

一，讀經宜讀全本也。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斷不可刪，即魯鈍者亦須買全本，就其上鉤乙選讀，日後尚可尋檢寓目，不然，終身不知此經有幾卷矣。

一，解經宜先識字【字書、韻書之學，經學家謂之小學。】也。字有形，形不一。一古文，二籀文，三小篆，四八分，五隸書，六真書，相因遞變。字有聲，聲不一。有三代之音，有漢、魏之音，有六朝至唐之音。字有義，義不一。有本義，有引申義，有通借義。形聲不審，訓詁不明，豈知經典為何語耶。如何而後能審定音義？必須識小篆，通《說文》，熟《爾雅》。【《五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並宜參究。】俗師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知其末，不知其源，聽其臆說，止如寐語。此事甚不易，非繙檢字書便能通曉者也。【《說文》字部難於尋檢。毛謨《說文檢字》、黎永椿《說文通檢》頗便初學，黎書較勝。《方言》、《釋名》、《小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埤雅》為五《雅》。或以明方以智《通雅》易《埤雅》。】《說文》初看無味，稍解一二，便覺趣妙無窮。國朝講《說文》之書甚多，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最善。段注繁博，可先看徐鉉注《說文解字》。【俗稱《許氏說文》，其書較簡約。】

一，讀經宜正音讀也。古時九州語言不同，而誦詩讀書，同歸正讀。故太史公曰：「言不雅馴，薦紳難言。班孟堅曰：「讀應《爾雅》，古語可知。」雅者，正也。近世一淆於方音，一誤於俗師。至於句讀離合，文義所繫，尤宜講明音讀。雅正可據者，有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一書，其中皆採集魏、晉、南北朝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，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，此可聽學者自視家法，擇善而從，總不出此書之外，即可為有本之學。

經傳中語，同此一字，而區分平仄，音讀多門，以致韻書數部並收，異同之辨，相去杪忽，此皆六朝時學究不達本原、不詳通變者所為，【本原者形聲，通變者轉注、假借。】揆之六書之義，實多難通。故《顏氏家訓》已發其端，《經典釋文敘錄》直攻其失，近代通儒糾纏尤備。特初學諷誦，不示區分，將各聘方言，無從畫一。且義隨音別，解【記也。】釋為易，律體詩賦一出，更難通融，此乃因時制宜之遺。又同此一字，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，點畫無差而訓釋各別，訓因師異，事隨訓改，各尊所受，歧說滋多。然正賴此經本，異文、異讀、異義參差抵牾，得以鉤考古義。學者博通以後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，自曉通借，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，不可躐等。【此二條雖是約說，頗有深談，小學家字書、韻書大指略具，通材詳焉。】

一，宜講漢學也。漢學者何？漢人注經講經之說是也。經是漢人所傳，注是漢人創作，義有師承，語有根據，去古最近，多見古書，能識古字，通古語，故必須以漢學為本而推闡之，乃能有合。以後諸儒傳注，其義理精粹，足以補正漢人者不少。要之，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，故能推闡發明。【朱子論貢舉治經，謂宜討論諸家之說，各立家法，而皆以注疏為主云云。即如南宋理學家如魏鶴山、詞章家如葉石林，皆爛熟注疏，其他可知。】儻不知本源，即讀宋儒書，亦不解也。方今學官所頒《□三經注疏》，雖不皆為漢人所作，然注疏所言，即漢學也。【國朝江藩有《漢學師承記》當看。阮元《經籍纂詁》為訓詁最要之書。】

漢學所要者二：一音讀訓詁，一考據事實。音訓明，方知此字為何語；考據確，方知此物為何物，此事為何事，此人為何人，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。不然，空談臆說，望文生義，即或有理，亦所謂郢書燕說耳，於經旨無與也。譬如晉人與楚人語，不通其方言，豈能知其意中事；不問其姓氏里居，豈能斷其人之行誼何如耶？【漢人說豈無謬漏。漢學者，用漢人之法，得漢人之意之謂也。】

《□三經注疏》及相臺岳氏本《五經》，皆古注，【《易》王弼、韓康伯注，《書》孔安國傳，《詩》鄭康成注，《春秋左傳》杜預集解，《禮記》鄭康成注。】沿明制通行之《五經》，皆宋元注，【《易》朱子本義、程傳，《書》蔡沈傳，《詩》朱子集傳，《春秋》舊用胡傳，今廢，仍用《左傳》杜注；《禮記》陳灝集說。】此為正經正注。《御纂七經》，乃薈萃歷代傳說以裁定者也。

一，宜讀國朝人經學書也。經語，惟漢人能解。漢儒語，惟國朝通儒能偏解。何也？諸大儒讀書多，記書真，校書細，好看古書，不敢輕改古本，不肯輕駁古說，善思善悟，善參校，善比例，善分別真偽，故經學為千古之冠。書多矣，以《皇清經解》為大宗，雖未全錄，已得大概。此書一千餘卷，當從何種看起？先看郝疏《爾雅》、段注《說文》、王氏《經義述聞》三種。【此書書精價廉，一舉而得數百種書，計無便於此矣。乍看注疏，人所不耐，故必以國朝人經說先之。】學海堂輯刻《皇清經解》，成書後，續出者尚多，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，以此例之，即得通志堂刻《經解》，卷軸雖富，菁華無多。【其中上駟多有別刻本，

李衡《周易義海撮要》、敖繼公《儀禮集說》、衛湜《禮記集說》無別刻本。】當徐健庵初刻時，即為何義門所譏，所與學海堂刻《經解》相去遠甚。若治經從此下手，窮年莫殫，所得有限，不惟徒勞，且茫無師法，轉致迷罔矣。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，再取讀之，未為晚也。

一，宜專治一經也。□三經豈能盡通，專精其一，即已不易。歷代經師大儒，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，兼通群經者，古今止有數人。今且先治其一，再及其他。但仍須參考諸經，博綜群籍，方能通此一經。不然，此一經亦不能通也。

一，治經宜有次第也。先師旌德呂文節公賢基嘗教不佞曰：「欲用注疏工夫，先看《毛詩》，次及三《禮》，再及他經。」其說至精，請申其義。蓋《詩》、《禮》兩端，最切人事，義理較他經為顯，訓詁較他經為詳，其中言名物學者，能達與否，較然易見。且四經皆是鄭玄注，完全無關。《詩》則毛傳，粹然為西漢經師遺文，更不易得。欲通古訓，尤在於茲。【古人訓詁，乍讀似覺不情，非於此冰釋理順，解經終是隔膜。】《禮》之條目頗多，卷帙亦鉅，初學畏難。《詩》義賅比興，兼得開發性靈，鄭箋多及禮制。此經既通，其於禮學尋途探求，自不能已。《詩》《禮》兼明，他經方可著手。《書》道政事，《春秋》道名分，典禮既行，然後政事、名分可得而言也。【《尚書》家伏生，《左傳》家賈生，《公羊》家董膠西、何劭公，皆精於禮學，案其書可知。】《易》道深微，語簡文古，訓詁禮制，在他經為精，在《易》為粗。所謂至精，乃在陰陽變化消息，然非得其粗，無由遇其精。【此姚姬傳論學古文法，援之以為治《易》法，精者可遇不可擊，擊則妄矣。】三《禮》之中，先《儀禮》《禮記》，次《周禮》。《儀禮》句碎字實，難讀能解，難記易曉，注家最少，異說無多，好在《禮記》一書，即是外傳。【《禮記》難於《儀禮》，《儀禮》止□七件事，《禮記》之事多矣，特其文條達耳。】《周禮》門類較多，事理更為博大，漢人說者亦少，【晚出之故。】故較難。然鄭注及國朝人零星解說，亦已明白。《尚書》辭義既古，隸古傳寫，通借譌誤，自漢初即有今古文兩家，異文歧讀。【此謂真古文，非蔡傳所云今文無，古文有之古文也。】至西晉梅氏古文晚出，唐初偽孔傳專行，【六朝江左即盛行，未定一尊耳。】而漢代今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絕，故尤難通。《春秋》乃聖人治世大權，微文隱義，本非同家人言語。【《史記》明言之。】三傳並立，旨趣各異。《公羊》家師說雖多，末流頗涉傳會，何注又復與樸。《左傳》立學最晚，漢人師說寥寥，惟杜注行世，世人以其事博辭富，求傳而不求經。故《公羊》家理密而事疏，《左傳》家事詳而理略。【非謂左氏，謂治左氏者耳。】《穀梁》師說久微，【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】國朝人治之者亦少。學者於《春秋》若謂事事能得聖心，談何容易。至於《周易》，統貫天人，成於四聖，理須後聖，方能洞曉。京、孟、虞、鄭諸大師以及後代諸家，皆止各道所得，見仁見知，從無一人能為的解定論，勢使然也。且陰陽無形，即使謬稱妄說，無人能質其非，所以通者雖少而注者最多，演圖比象，任意紛紜，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。總之，《詩》《禮》可解，《尚書》之文、《春秋》之義不能盡解，《周易》則通儒畢生探索，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。故治經次第，自近及遠，由顯通微，如此為便，較有實獲。尹吉甫之詩曰：「古訓是式，威儀是力。」古訓，《詩》學也；威儀，《禮》學也。此古人為學之方也。【春秋時幾無人不誦《詩》學《禮》學，稱道《尚書》者已較少，至於《周易》，除卜筮外，談者無多，意亦可知三代時《易》不以教學僅，惟太史掌之。今賴有《繫辭》，或可窺見一斑耳。】非謂此經精通，方讀彼經，謂淺顯者未明，則深奧者不必妄加穿鑿，橫生臆見。津梁既得，則各視性之所近，深造致精可也。治《詩》《禮》，可不兼三經，治三經，必涉《詩》《禮》。

一，治經貴通大義也。每一經中，皆有大義數□百條，宜研究詳明，會通貫串，方為有益。若僅隨文訓解，一無心得，仍不得為通也。

考據自是要義，但關繫義理者，必應博考詳辨，弗明弗措。若細碎事體，猝不能定，姑仍舊說，不必徒耗日力。

#### 廖季平關通群經

廖平，字季平，井研人，博聞人也，為湘潭王壬秋檢討閩運主講蜀中時之高弟子。初明《公羊》，漸關通群經，至老不倦。凡素王之道，昭遷於心，嶷然而不滯，炳然而大成。嘗謂春秋以前，字若繩紐，孔子正名，乃制六書譌經，為孔氏古文，而舊之史文便從闕廢。又謂人服禮化，各有倫等，為設六位，以別禽獸，肇乎野人，終於聖域，因其成德而為之分。故瀛士之士，未離質野，當廣孔氏之教，有以正之。又謂《大學》修身為本，以喻褒聖臨世，天下既平，一日克己，四海歸仁，精感神明，乃能止定靜慮，行先知後，始終之道，蓋與舊說實異焉。又謂諸子九流，皆出經術，有各明其一方，實非立乎二術。又謂六藝各有疆畛，與時偕行，不徒為我國取效朝夕。名物之號，異實同居，在善分別，乃無不貫。又謂《春秋》王制，所以治中國，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，所以治天下，六合之內，於茲備焉。又謂六合以外，《詩》、《易》主之，游神變化，不可方物。道釋之流，茲其由枿。又謂六緯所傳，天地成毀，來往變異，萬族之故，殊域遠鄙，播為教學。此雖獨嚮微言，攝乎恆誼，亦可謂博雅廣大，近世所無者矣。

#### 易寅村服膺王氏

長沙易培基寅村究心問學，結廬於黃道門外白沙泉畔，閉戶讀書。於高郵王氏之學，蓋篤好之，少時肄業兩湖書院，著書糾正王氏《公羊箋》之誤。楊惺吾奇賞之，賦詩相贈，有「大著搥碎湘綺樓」之句。其服膺高郵王氏之學，乃過信湘鄉曾文正之說。本朝考據家精博者甚多，王氏率意改字，開咸、同以來單文孤證之病，其不以「倪天之妹」為《山海經》「刑天」之妹也者，幾希矣。

#### 易經之精義

《易》自明儒求知德舍義理而談象數，先脫宋儒窠臼，元和惠氏三世傳經，成《易》漢學，又自為解釋曰《周易述》，大旨遵虞翻，補以鄭、荀，學者多以未能專一少之。武進張惠言以為漢人之《易》，孟、費諸家勢不能合，孟氏無傳；具於虞氏，虞氏逸文斷句，猶可考見大略，為《虞氏易》九卷，又表其大旨為《消息》二卷，又撰《虞氏易禮》、《易候》、《易事》、《易言》，孤絕經學，藉此大明。姚配中通消息於先天，焦循證王、韓非空說，皆《易》學之金桴也。

#### 汪默庵深於易

休寧汪燧，字文儀，號默庵，深於《易》，置象數而專言理，嘗云：「今說《易》之家謂《易》以道陰陽，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，如捕風，如捉影，無當實用。故愚以為學《易》，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。」

#### 蕭洪治精於易

蕭洪治，字自本，常寧諸生。博學多才藝，尤精於《易》。康熙癸丑吳三桂之叛，遣偽將訪洪治，至夜，洪治指乾象示之曰：「天意有在，若等徒自辱耳。」晚築精廬，覃思撰著，以《易》之道雖萬有一千五百二□，而皆本於一五一□，乃作《五□學易圖》等書。

#### 李恆齋精於易

李恆齋以窮經為學，尤精於《易》，嘗謂《易》本為卜筮而作，必先明象數而後其辭占可決。於是玩味《繫辭》諸傳之旨，參之楓林朱氏、瞿塘來氏之說，作《本義拾遺》。雖取象指數，若與朱子不相侔者，然其卦變卦互卦之則，本程子反覆往來上下之言，與《繫辭》所謂雜物撰德，非其中爻不備之云而闡明之，以補《本義》之所未備者，非臆說也。

#### 胡文良治易

光山胡文良公煦，康熙朝侍郎也，為道學名臣。治《易》，究圖書之蘊，著《函書》數□萬言。聖祖屢召見之，問爻象疑義，命畫圖講說，歎曰：「真苦心讀書人也。」其所著《周易函微》，推闡精微，窮搜象數，與洛、閩頗有異同，經河南撫臣於采書之役，續呈御覽。胡本無諡，因是書收入《四庫》，始追賜焉。紀文達公有句云：「四代經神四胡氏，【原注：宋胡瑗有《周易口義》，元胡一桂有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、《易學啟蒙翼傳》。明胡居仁有《易象鈔》。】兩朝著宿兩文良。」【原注：雍正中，高公其倬先諡文良。】

### 程絳莊治易

程廷祚，字絳莊，以經學名。其治《易》，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。然治《易》當以象為先，如以理而已，則卦爻中曷為多方設象，且言狐言鬼，而狐何以言三狐，鬼何以言一車乎？蓋理處於隱，聖人設象以顯之；理處於虛，聖人設象以實之。虛者實之，即祭祀為尸之意也；隱者顯之，即鑄鼎象物之意也。故曰《易》者象也，象者像也，使眾人觀象玩辭，而理見焉，此庸民覺世之苦心也。絳莊又曰：「墨守宋學已非，墨守漢學尤非。此袁子才謂為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，其知言乎！」

### 秦震宇枯坐玩易

秦鳴雷，字震宇，無錫諸生。少以孝稱，私淑其外大父王繩曾，得儒先一脈。弱冠遭疾，枯坐玩《易》，以己意參爻象。經年，學大進，嘗言以心持心則不可，以心持志則可；以心督心則不可，以心督意則可；以心攝心則不可，以心攝情則可，吾儒存養宗旨如此。其治經，不偏主漢宋諸儒傳注也。

### 焦里堂專治易

焦里堂善讀書，博聞強記，識力精卓，於學無所不通。著書數百卷，尤邃於經。於經無所不治，而於《周易》《孟子》，則專勒成書。且自曾祖、祖、父三世均為《周易》之學。嘗疑一號咷也，何以既見於《旅》，又見於《同人》；一拯馬壯也，何以既見於《復》，又見於《明夷》；密雲不雨之象，何以《小畜》與《小過》同辭；甲庚三日之占，何以《蠱》象與《巽》象相例。丁父憂後，乃徧求說《易》之書閱之，撰述成帙。嘉慶甲子後，復精研舊稿，悟洞淵九容之術，實通於《易》，乃以數之比例求《易》之比例，於是擬撰通釋一書。丁卯，疾危，以《易》未成為憾。病瘳，誓於先聖先師，盡屏他務，專治此經，乃遂成《易通釋》二〇卷。

### 書經之精義

《尚書》今古文並傳，而攻古文者始自吳棫，朱子繼之，明梅鷟大發其覆。而閻若璩之疏證，惠棟之《古文尚書考》，宋鑿之考辨，眾證確鑿，無可諱言。至江聲之集注，孫星衍之注疏，彙群儒之大成，示後學之良矩，固已至精至粹也。陳壽祺《大傳輯說》，較盧見曾為優，朱右尊《逸書校釋》，較盧文弨為精。莊述祖心精力果，以古義古音疏通精確，惜止刻行九篇，全書未能徧傳也。

### 胡拙明之禹貢錐指

聖祖南巡，德清胡拙明潤撰《平成頌》並所著《禹貢錐指》獻諸行在。有詔嘉獎，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，御書「耆年篤學」四大字賜之，儒者皆以為榮。後閻若璩垂老入都，諄諄以求御書為言，蓋深羨拙明之遇也。

### 江賓谷精於書

江都江昱，字賓谷，廩膳生。下帷研經，尤經於《書》，著《尚書私學》若干卷，析疑發覆，為一時治經諸儒所折服。嘗在秣陵，與程絳莊辨論《尚書》古文，至日晡忘食，袁子才目之為癡癡。

### 王述庵引書論水利

王昶，號述庵，嘉定人。嘗以從征北至興安，南逾蠻暮，有句云：「昔依北斗今南斗。」又從征金川句云：「我今更度大漠西，已踰江源一千里。」壯哉！又有詩自注云：「虞夏時，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，至泲水，分九河以殺其勢，復為逆河，歸于海，其餘衍沃，皆資種食。魏、晉、六朝以至遼、金，皆精水利，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。自明開會通河運濟，而北方水利久廢，昔日九河，今變為三〇六淀、七〇二沽，千里內外，沮洳淤澱。海門又復狹隘，不能迅速歸墟，是以往昔膏腴，悉歸蕪沒。」其論黃河今昔利病，頗為簡括。年五〇八，乞歸修墓，還京，以病乞休。高宗鑒其老，允之，諭以歲暮寒，俟春融歸。明年歸，名其堂曰春融堂。嘉慶己未，分賠滇銅，鬻田宅以入官。居於廟廡，朋舊贈遺，盡以刻書。卒年八〇三。提倡風雅，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。生平重倫紀，尚名節。在軍中時，和平簡易，自科爾沁親王以下皆重之。

### 曾太君命孫為禹貢山川圖

新化鄒景山明經文蘇，性至孝，事其母曾太君，盡色養。課子漢紀嚴，不及程，輒怒。怒時聞太君言，即解。一日，怒甚，太君使漢紀聚灰為《禹貢》山川圖，自臨上坐視，而命其婦吳氏侍焉，即景山之婦也。

### 詩經之精義

西漢遺經，惟《毛詩》最稱完整，孔穎達作疏，亦精博勝於他經。明吳江諸生朱鶴齡於明亡後，屏居著述，作《毛詩通義》二〇卷。其邑人陳啟源為參正之，因撰《毛詩稽古編》三〇卷。曰《毛詩》者，明所宗也。曰《稽古編》者，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。於歐陽修《本義》、朱子《集傳》、吳祖謙《詩紀》，頗為釋其疑誤，學者以為勝於鶴齡。自後段玉裁、焦循、馬瑞辰、胡承珙諸人拾遺補闕，各盡能事。其兼治三家者，蘇則阮元，閻則陳喬樞。元有《三家詩補遺》三卷，喬樞有《三家詩遺說考》四〇二卷。

### 趙損之撰毛詩辨論

趙文哲，字損之，上海人。少有盛名於吳會間，嘗撰《毛詩辨論》數〇篇，博而能精，多東萊、華谷、貴與諸家所未發者，誠為經術湛深之士。

### 任太君以經教子孫

顧九苞，字文子，興化人。博聞強記，長於《毛詩》、三《禮》。母任太君，為子田之祖姑，通經達史，文子之學，母教之也。文子於乾隆辛丑成進士，未幾，卒。子鳳毛，字超宗，號小謝，亦受經於祖母，年〇一，通《五經》。

### 勞莪野受毛詩於母

勞潼，字莪野，南海人，幼聰穎，母談太孺人常於榻上口授《毛詩》，輒能成誦。為諸生，以《毛詩》應試，兩薦不售。或勸其改經，莪野曰：「吾不敢忘母教也。」乾隆乙酉鄉試，以第二人冠其經。

### 于竹初深於毛詩

宜興于竹初上舍震，以婦家錢塘，遂僑居於杭。嘉慶戊辰〇月某日，其友吳德旋過訪之，則竹初適於是日還自吳，見吳，狂喜曰：「惟子知我，我望子久矣。」乃出其所著《詩經酌注》示之，曰：「子歸而閱之，為我削其不合者，序而存之。」蓋竹初治經尤深於《毛詩》也。

### 程春海精於詩禮

程春海侍郎為阮文達公再傳弟子，文達入相，與侍郎結鄰，嘗以暇相講習。文達校《毛詩》「有椒其馨」，「椒」字訛「馥」字，其訛久在六朝，罕可相語者，持示侍郎。侍郎謂《詩》「苾苾孝祀」，《韓詩》作「馥芬孝祀」，「馥」字《毛》、《韓》兩見，形聲不謬，於六書為加一證。侍郎又謂近人治算，由九章通四元，可謂發明絕學，而儀器罕有傳者，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。又嘗深究《開元占經》，謂道光丁亥木火同度，當有火災，果驗。吉地案發，因水之故，曹文正問古有之乎，侍郎對水齧王季墓，見棺之前和，見《呂覽》。所撰《國策地名考》，謂孟津在河北，非今孟津縣，亦非古河陽縣。蒲反非舜都，乃衛蒲邑，以嘗入秦，仍歸，故曰蒲反。文達甚聽之。

### 三禮之精義

三《禮》之學，張爾岐於《儀禮》首正鄭注句讀，廓清之功，比於武事。專考譌脫者，則有盧文弨、金日追諸人。專習漢讀，則有段玉裁、胡承珙諸人。分類專考者，則有任啟運、程瑤田諸人。若胡培翬者，博聞篤志，閱數〇年，上推周公、孔子垂教之旨，發明鄭康成、賈疏之得失，旁逮鴻儒經生之議，成《正義》四〇卷，唐宋以來，罕有其匹。《周禮》則戴震考工，熟精名物；段玉裁漢讀，博通訓詁；阮元校勘，廣列異同。似此諸家，咸宜甄錄。《禮記》則通校全書，不遺細微者，元與張敦仁是也。

疏證明通，篤守師法者，李富孫、陳喬樞是也。若夫衣服宮室之度，冠昏喪祭之儀，軍賦官祿之制，天文地理之說，能考求古義，集禮家之大成者，則莫如秦蕙田之《五禮通考》。而綜貫群經，博采眾論，實事求是，惟善是，不墨守一家之學者，江永之《禮書綱目》，黃以周之《禮書通故》，亦其選也。

### 湯文起致疑於月令

湯文起，名愈，常熟人，乾隆進士。座主秦文恭公蕙田著《五禮通考》，欲延之參纂，以親老辭歸，歸二年而卒。文起生具慧相，舌端有川字文，好學深思，於經傳古書皆有論說，而其論夏正為最善。以為《夏小正》文雖古雅，而雕琢過甚，不類三代以上之書。且《孟子》「夏后氏五□而貢」，無公田，而經曰「正月初服於公田」，其疑一；《月令》孟春，「昏參中」，而經亦曰「昏參中」，以歲差法推之，中星安得相同，其疑二；《月令》「二月桃始華，五月木堇榮」，而經「五月桃華，二月堇榮」，時物違異，其疑三；《虞書》「仲夏火中」，則六月而流，七月而伏矣，經「五月大火中」，與《虞書》合，而又曰「九月內火」，《大戴禮》以火為大火，則火豈至是始伏，其疑四；疑《月令》而信《小正》，吾未見彼失而此得也。文起卒時，年四□有六。

### 江慎修治禮

江慎修為諸生數□年，博通古今，專攻《□三經注疏》，而於三《禮》尤深。以朱子晚年治《禮》為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書未就，黃氏、楊氏相繼纂續，亦非完書，乃廣摭博討，大綱細目，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，題曰《禮經綱目》，凡八□八卷。引據諸書，釐正發明，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也。

### 陳凝齋遵古禮

乾隆壬申，新城陳凝齋大令道奉父命有事於北，歸途聞父訃，匍匐奔喪歸。治喪葬，悉遵古禮，不用浮屠、鼓樂，弔客至，不飲燕。於是鄉里之間皆知喪葬用浮屠者固非，即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。既終葬事，本父遺意，立義田。以為范文正之義田，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，故千畝之人，足以均其食。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，不如斟酌其法，變而通之，由始祖以下，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，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。於是以前二千畝為父祭田，自歲供祭祀而外，權其所入以贍族，立為規條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，力不能婚喪者有贈，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，應貲乏資斧者行李有資。於是鄉里之間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。其諸子復先後增設學田、祭田、小宗義田至七千石。

當凝齋持喪時，祝人齋赴弔，既與之諮詢喪禮，因歎議禮家言人人殊，欲薈萃先儒簡要精義為一書，俾學者童而習之，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，屬其事於人齋。以人齋曾自任注《禮》，且以其年近五□，未舉子，欲俾以著書家居，因資以膏火費，止其客遊也。而自任《春秋》，以為左、公、穀三傳傳經，或誣或誕，不但彼此多牴牾，其於經意亦違悖，即後來胡氏傳義理，正矣，而多己意解經，非聖人本旨，至《國語》與《左傳》互見，亦頗可采，故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。

### 華子宏習儀禮

華孳亨，字子宏，無錫人。與顧棟高並習《儀禮》，嘗畫宮室制度於棋枰，以棋子記賓主升降之節，器物陳設之序，若以身揖讓進退其間。

### 徐舫亭作朱子釋宮圖證

徐煥，字舫亭，嘉慶時進士，官禮部主事。少治《儀禮》，嘗作《朱子釋宮圖證》，闢堂前方丈地，導諸生，令進退揖讓於其間。王公子弟多執經門下，朱文正公珪題其楹曰：「先生畫堵同綿蕞，弟子傳經半繡衣。」

### 曾文正服習五禮通考

秦文恭博學多識，官禮部尚書時，即其幼年所窮禮制，參閱石室金匱諸書，所撰成之《五禮通考》。湘鄉曾文正謂是書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，而一繩之以禮，可謂體大思精。蓋文正中年以後，即服習是書，至老不倦。其在江南大營平亂也，治官書，上封事，指陳屬官一切，有所施行，率多取諸《五禮通考》，而於後生小子，亦兢兢以是書為言。文恭之為是書也，精博宏雅，成一代大著述，洵屬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也。

### 春秋三傳之精義

《春秋》三傳，自唐孔穎達作《左氏疏》，徐彥作《公羊疏》，楊士勳作《穀梁疏》以後，注《左》者代不乏人，惟宋之張洽、元之趙汭最為明哲，大抵詳書法而略紀載。近行林堯叟本，又泰半勦襲，絕少會心。當代鉅儒綜覽諸家，旁采眾籍，以廣杜預之所未備者，如顧炎武之《左傳杜解補正》，洪亮吉之《左傳詁》，梁履繩之《左通補釋》，其精確遠過於前人。至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書，研究者寡，幾成絕學。自孔廣森、劉逢祿、陳立諸人出，而後《公羊》有《通義》、《釋例》、《義疏》之作，自柳興恩、鍾文蒸諸人出，而後《穀梁》有《大義述》、《補注》之作。二傳大義，昭如日星，皆諸人之功也。

### 華時亨著春秋法鑑錄

順治甲申，世祖定鼎燕京而明亡，華時亨大悲，乃惟以杜門著述為事。日坐所謂劍光閣者，聚生徒，講學其中。目雖失明，輒命一童子旁誦《春秋左氏傳》，意有所發，復命一童子旁書之。所著有《春秋法鑑錄》，蓋自託於左氏也。

### 顧棟高篤好左氏春秋

顧棟高少治《春秋》，篤好《左氏》學，晝夜研誦，輒未暫輟。偶有忿懣，家人以《左傳》一卷置於其几，怡然誦之，不問他事。自壯至老，懃懃訂述，常若不及。夏月閉戶，不見一客，卸衣解襪，據案玩索，膝搖動不止，每仰視屋梁而笑，人知其一通畢矣。

### 左傳非姓左者所作

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嘗聞人言，《左傳》非姓左者所作，以傳在經左，故名《左傳》，昔之論左邱明者，均無確據也。

### 劉張侯世傳左氏學

儀徵劉張侯師蒼之曾祖文淇，祖毓崧，父壽曾，俱見國史《儒林傳》。張侯世傳《左氏》學，故師漢計相，而字其姓焉。中光緒丁酉拔貢，旋中本科舉人。嘗試經古覆試，諸人皆攜書籍滿竹籠，若負畚者，至力不能勝，張侯惟提一小籃，載筆硯數事。試題為《穀梁》大義，劉振筆直書，或與之語，口答手寫，幾於五官並用。其青谿舊屋，門署一聯為「紅豆三傳，儒林趾美；青藜四照，寶樹聯芳。」或曰：「君家四傳矣。」張侯亟對曰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其實惠氏亦四傳也。從弟師培應秋試，張侯來江寧省其弟，在鎮江怡和薈船，失足墮水死。蓋其目短視，軀軀龐碩，襪襪無比，黑夜登舟，故及於難也。

### 廖季平、章太炎之左氏學

廖季平初為王闓運入室弟子，其後學術頗與之異。廖初治《左氏春秋》，後變而治《穀梁》，成《穀梁春秋古義疏》□一卷，其說以《穀梁》與《王制》相出入。嘗自謂與張文襄公之洞論《左氏》，為成條例若干事，其後章太炎絳謁文襄，文襄出所為條例示之。錢恂謂文襄之識絳，實先見絳所為《左氏》，故謂有大才可治事，因屬其羅致之。時恂在文襄幕，求諸四方，得之於上海，與往湖北偕見文襄。時絳已稍稍有主張革命名，不敢晝見，匿之於恂室中，午夜屏人見之，談達曙，大服之。月致百金，留匿署中而無所事。會文襄赴覲，後任為譚繼洵，不敢留，送二百金，辭之去。絳大怒，頗置文襄矣。絳，字太炎，後改名炳麟，餘杭人。

### 孝經之精義

《孝經》止存唐玄宗注、宋邢昺疏，鄭注不傳。嚴可均輯本一卷，過於零落。偽孔注、偽鄭注出於日本，殊不足觀。為之疏者，前則阮福，後則潘任而已。福著《孝經義疏補》九卷，任著《孝經鄭注疏》□卷。

### 讀書眼推劄深細

《抱桐讀書眼》一帙，款署鎮洋顧陳埭玉停著。抱桐，殆別字也。書凡百餘條，皆《四書》中別解，其精確處，實較集注之推



勘為深細，而於古義有未安處，亦不為調停曲徇之說，擇而存之，足備參考。陳埈為康熙甲午舉人，後官行人。沈文愨公德潛嘗謂婁東詩人，皆宗仰吳梅村，玉停獨能自闢町畦，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也。

### 論孟之精義

《論語》存於今者，有魏何晏注及梁皇侃、宋邢昺兩疏，又有毛奇齡之《論語稽求篇》，錢坫之《論語後錄》，劉台拱之《論語駢枝》，焦循之《論語補疏》。惟劉寶楠之《論語正義》二□四卷，體大思精，闡通淹雅，非他人之小小補苴者所可及也。

《孟子》存趙岐注，宋孫奭為之《音義》。未詳何人擬他經為《正義》，於注義多所未解，而妄說之處，全鈔《音義》，略加數語，署曰孫奭疏，即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為之者也。自明以來，學官所貯者止此。爰及國朝，戴震出，得舊校本，付曲阜孔繼涵、安邱韓岱雲鋟板，於是經注之譌可正，闕可補。又撰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，真有功於《孟子》者。循復著《正義》三□卷，遂得一洗偽疏之陋。

### 孟子有逸文

《孟子》逸文，散見於經史者，「舜生五□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」，見康成《坊記》註。「堯舜之道，非遠人也，而人不思之耳」，見桓寬《論》。「人皆知冀其田，而不知冀其心」，見《說苑》。「三見齊王而不言事」，見《荀子》。「堯舜不勝其美，桀紂不勝其惡」，見《史記》。又《後漢書·鄧曄傳》，曄曰：「孟軻以『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，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』」，今《孟子》無此語，亦逸文也。

### 小學之精義

魁儒之說經經者，莫不由《說文》以辨形聲，由《爾雅》以通訓詁，故其撰著，皆卓然名家。《爾雅》則邵晉涵之《正義》，特出邢疏之右，郝懿行之《義疏》，訓詁精確，草木歸諸實驗。《小爾雅》則有胡承珙之《義證》，宋翔鳳之《訓纂》。《廣雅》則有王念孫之《疏證》，旁搜博考，足與經訓互相發明。精《說文》者，始於惠棟之《讀說文記》，其後則推段玉裁、王筠、朱駿聲三家。駿聲之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發明轉注假借，其書似因而實創。筠之《釋例》，多引鐘鼎古籀，以證《說文》字，而又為之句讀，故皆服其精審。玉裁《說文注》，實為叔重功臣，而不免武斷。以《玉篇》校《說文》者，始於鈕樹玉，玉裁采其說，不著其名，樹玉憾之，作《段注訂》八卷。徐承慶又為《段注匡謬》，亦以玉裁名太重耳。至姚文田、嚴可均同撰《說文校議》，分條考訂，人亦稱為精確也。

### 省文為說文之本字

今人作字之省文甚多，如以「禮」為「礼」，以「處」為「上虍下勹」，以「與」為「与」是也。凡章奏呈文，則不敢用，其實皆《說文》本字也。《說文》於《礼》字，云為古文；於「上虍下勹」字，云「止也，或從勹」；於「与」字，云「賜予也，與與同」。今乃避本字而不用，轉以之為俗字，蓋不知本字之訓詁也。

### 本字之訓詁

「本」字讀若六，即作六□解，見高宗御製詩，金聽濤用之，可與□卅卅等並行。

### 工部造字以譯俗語

工部於工役器物檔案，每造字以譯俗語，為字書所未見。如天地壇大祀壁上挂燈，名朵朵燈，【祀天用青色紙。】其式兩頭尖，中大如橄欖形，亦會意象形之意也。聞此等字尚多，皆入公牘，且見之於奏疏。

### 俗字之訓詁

各地通行之俗字頗多，今略舉之。京師人所用者如下：「𠂔」，音近砌，陋也。「您」，音近凝，義似爾汝，施之於較己為尊者也。衡州人所舛者如下：「外門內身」，音鑽，「外門內身」林，地名，產茶葉。蘇州人所用者如下：「勳」，勿要切，不要也。「勳」，弗曾切，勿曾也。廣東人所用者如下：「亞」，音阿，阿俱寫作亞。「𠂔」，音茫，弱也。「上不下高」，音矮，人不長也。「𠂔」，音或，隱身勿出也。「石穴」，音勘，巖洞也。「泵」，音聘，水中磯也。「丞」，音泔，蓄水為池也。「圳」，音浸，通水之道也。「𠂔」，音囊，水之曲折也。「不」，音墩，截木作墊也。「𠂔」，音磨，無也。「生筋」，銀去聲，牽扯不斷也。「本」，去聲，拙也。廣西人所用者如下：「上天下坐」、「外門內坐」，俱音穩，穩也。「上不下長」，音矮，矮也。「上不下高」，音呆，矮也。「𠂔」，音動，弱也，與廣東異。「上不下行」，音臘，足不能舉也。「上不下生」，音終，人死也。「石穴」，音義俱與廣東同。「上不下父」，音近某，假父也。「𠂔」，音嫻，小兒也。「女大」，音大，女大為姊也。「上仍下土」，音近陳，舊產也。「上如下生」，音近產，假子也。「子兌」，音近滿，謂最少也。「亞」，音阿，阿字俱寫作亞，與廣東同。

### 名詞

字之用以名一切事物者，謂之名詞，如天地人物等是。一作名字，亦作名物字。凡一事一物專有之名詞，曰固有名詞，通同類事物而用之者，曰普通名詞。

### 術語

學術上所用之名詞，謂之術語，蓋每句加以訓詁也。

### 黃晦木論奇字

餘姚黃宗炎，字晦木，世稱鷓鴣先生，明明經，為忠端公尊素之子，梨洲之弟也。好奇字，其論小學，謂揚雄但知識奇字，不知識常字，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，三致意於六書會通，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。

### 康熙字典

《康熙字典》為康熙丙申聖祖所御定，大學士陳廷敬等奉敕撰。全書仍梅賾《字彙》、張自烈《正字通》兩書舊目，以□二辰紀□二集，而每集分三子卷，凡一百一□九部，冠以《總目》、《檢字》、《辨似》、《等韻》各一卷，殿以《補遺》、《備考》各一卷，合四□二卷。所錄之字，凡四萬七千三百五字，又古文一千九百九□五字。引用之書，多至三百餘，並旁及金石、梵字。前此字書，未有若是之博者也。然當日曾自謂古今形體之辨，方言聲氣之殊，部分班列，開卷了然，無一義之不詳，無一音之不備，而紀文達公昫等至稱之為六書淵海，七音準繩。道光時，曾令王引之等重加校勘，為改正二千六百條，皆就引書字句奪誤者更定之，然猶未悉也。引之殆以奉行詔書，未敢盡其詞耳。然其最誤者，一為虛造故實；二為按語離奇；三為鈔襲《正字通》而轉謬；四為增改原書；五為書名舛誤；六為引書脫誤；七為以他字之訓闖入此字；八為同引一書前後違異，使閱者迷罔也；九為云同之字有實不同者，有實同而不云同者，有不注音義，但云同某，而所指為同者，編中乃無其字；□為字畫算數無一定也。此外有本一字而誤分為兩字者，又有義證引用之字，而正文不收，令閱者無由得其音義者。蓋其時小學本未大明，又以一二顯宦率數□冗官領其職務，而字典之為事，又本視其所為《淵鑑類函》等書獨難，宜其乖遠謬舛，莫可究詰也。

### 顧氏精通小學說文

馬文毅公雄鎮，字錫蕃，總督鳴佩子也，漢軍鑲紅旗人。嘗官廣西巡撫，以禦吳世琮兵，遇害。有姬顧氏，本吳中閩秀，精通小學《說文》。文毅撰《彙草辨疑》□二帙，姬皆手為旁訓。

### 徐咸清精小學

康熙己未開博學宏詞科，令京外官吏各舉郡縣有才學而堪與試者，道府爭以徐咸清薦，辭不獲，遂入都。

先是，閣中判詞頭，照前代典例，多用「查議」「查覆」諸字，而某相精字學，謂字書無「查」字，縱有之，不作「察」解，此必原判是「察」字，而北無入聲，呼「察」聲如「查」，故謬「查」耳。謬字不可用，因啟奏御前，凡判詞，「查」字俱改

「察」字。然終不解「查」與「察」沿譌之始。

及應制科者先後至，每至，必合數人謁某相，某相詢於眾曰：「『察』聲譌『查』，有始乎？」在坐無對者。徐逵巡曰：「《漢書·貨殖傳》有之。顧『查』為『在』聲之譌，非『察』聲譌也。」某相矍然曰：「何言之？」曰：「古『在』本『察』字。《爾雅》曰：『在，察也。』《堯典》『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』是也。第三聲呼『在』為『查』，以『查』與『槎』同。《漢書·貨殖傳》『山不荏槩』，即槎槩也，而字乃從草而諧以『在』聲，故『在』聲為『槎』，『槎』轉為『查』，則是『查』者，『在』聲之轉也。猶『之在』『之叉』轉而為『裁』為『財』也。若曰『察』之轉，則是『叉』也，『差』也，『察』豈能轉『查』乎？」某相遽色變，乃復進曰：「『察』聲不轉『查』，然而『在』即『察』也，改『查』為『察』可乎？」徐曰：「不可。《老子》曰：『其政察察。』亦惟『察』名不可居，故以『在』字隱『察』名而轉聲為『查』，若改『察』，仍『察察』也。」某相曰：「然則『查』可乎？」徐曰：「可。」某相曰：「此則僕之所未聞也。夫字必有義，『查』字無『察』義而有『在』聲，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，則『道』可『盜』也。」徐曰：「『道』固不可『盜』，而『在』則可『查』，不觀『在』又為『裁』乎？『在』之為『裁』『察』，義同也，然而『纔』之又為『財』，則無義矣。『財』可『纔』，則『查』可『察』矣。」某相憫然謝而起。其後三相錄試卷糊名，然終不用。馮文毅公溥為薦於廷，聖祖曰：「有著述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為何？」曰：「《資治文字》。」曰：「《資治文字》何謂耶？」曰：「字書也。」旁一相曰：「字書，小學耳。」遂罷。既而文毅擬再薦之，不得，曰：「小屯吉，君向不為大而為小，此屯也，然而吉矣，吾幸得歸矣。」

### 阮文達解蕉字

阮文達精於小學，嘗解芭蕉「蕉」字，謂見《上林賦》，於古無聞。《說文》「蕉」字，則樵採之樵，《列子》「以蕉覆鹿」，即所樵之草，非芭蕉也。

### 江叔澧欲撰經史子字準繩

江叔澧愛古成癖，平生不肯為俗字，尺牘書疏，皆依《說文》。其寫《尚書》「灋水」依《淮南》作「廛」，「汝乃是不獲」依《爾雅》義作「孟」，人頗怪之，遂不改也。內行甚修，對家屬如賓客，交友不妄取。孫淵如以一縑贈之，累書千言，卻而後受。嘉慶紀元，舉孝廉方正，不仕，卒於家。常欲舉經史子繩以《說文》，去其俗字，命曰《經史子字準繩》，惜未成也。

### 禮親王治說文

禮親王號嘯亭外史，生而好學，雖造次顛沛，必手一編，尤深於許慎之學。三齡得《說文解字》，篝燈夜讀，時值嚴寒，圍爐煖夕。火發，延及牀帳，幾兆焚如。包衣輩瞭見紅光，咸攜水具集寢宮，王猶未釋卷也。

### 張東甬通許鄭之學

道光時，錢塘有張東甬刺史之杲者，夙承祖訓，與賢士大夫游，遂通許、鄭之學。嘗著《說文集解》百餘卷。以為《說文》自許氏後，若宋張有之《復古編》、元周伯琦之《六書正偽》、明焦竑之《俗書刊誤》，至乾、嘉間段氏、桂氏、王氏、錢氏、鈕氏、席氏輩出，而小學益顯，乃考形聲，辨俗體，通假借，異字同音、同音異字及諸家得失，各有所宗，均箋註於下，名曰《集解》，藉知古人以字解經、以經解字之義。因卷帙繁富，官事羈縻，未卒業。病危時，猶語人曰：「吾死不足惜，獨恨《集解》一書未及告成，不得就正於有道君子耳。」子上蘇，字止尊，孫爾田，字孟劬，亦以文章政治有聲於時。

### 蕭道管治說文

光緒丁丑，戊寅間，侯官陳石遺學部衍方從事考訂之學，治《說文》，取坊肆重刻孫氏本，屬其婦蕭道管以每字剪為紙片，小注屬焉，分重文、闕訓、指事、象形、會意、形聲，並借各類，黏貼紙本，采別部居，使不相雜。蕭獨取所謂重文者一冊，反覆諦究，別購孫氏本，自一至亥，圓點一遍，不解，則翻閱段氏注本，而語陳曰：「君治篆文，吾治古籀，何如？第治古籀，有待篆文者百之一二；治篆文，有待古籀者且二三也。」

蕭讀古書，時有神解，善蹈瑕隙，字書之形聲義，辨識毫釐，眾人所略，往往洞貫毫核，會人乖躄。然情韻高遠，雅好奇服，不願為人人之所為。推究哲理，於人天死生，妙悟深澈，以身後名易其自適之趣，非其志也。日常把卷，意有所得，時弄筆札記之，旋棄擲不愛惜。遂成《說文管見》，凡二百一十有餘解，多齷齪糅弄，然一條之中，首尾畢具，無未完之義理，而敘列之不難也。蕭嘗語陳曰：「近人治許學，有所撰著，惟段氏偶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其它《說文義證》、《說文句讀》之類，命名率省『解字』二字，非正詞也。吾此本專釋重文，宜可單稱『說文』。又吾名管，即以管見名其書，在他人為謙詞，在吾直質言而已。」道管，字君珮，一字道安，亦侯官人。

### 算學之精義

經學家必通天算，良以《尚書》開卷，即言治曆，《內則》幼學，亦重習計，而其法亦益臻邃密。自聖祖御製《數理精蘊》，契合道源，範圍乾象，以故天下勤學之士，蒸蒸向化。若梅文鼎、梅穀成、江永、戴震、程瑤田等，闡揚推衍，各有撰述。後則董佑誠、羅士琳，最近則南匯張文虎、金山顧尚之、海寧李善蘭，尤為傑出。阮文達作《疇人傳》四十六卷，羅士琳作《讀疇人傳》六卷。

### 王錫闡潛心測算

王錫闡，吳江人，博覽群書，兼通中西天學。生於明末，當徐光啟等修新曆法時，聚訟盈庭，錫闡獨閉戶著書，潛心測算。天色澄霽，輒登屋，臥鳴鳥問，仰觀景象，竟夕不寐，務求精符天象，不屑屑於門戶之別也。

### 天文算法

自明中葉泰西人至，而天文算法精於中土。華人以大統法為元代許魯齋所定，故終扼其說不行。聖祖乃命靈臺皆用西法，惟置閏用中法，以合《堯典》。

### 聖祖親驗算法

康熙壬申，聖祖御乾清門，召大學士、九卿等至御座前，取太極圖及五聲八音八風圖，指示群臣。復推言算法，用方圓諸圖，逐一驗算，無不吻合。至樂律隔八相生，其說不同。是日，召樂人以笛和瑟，次第審音，至第八聲還本音。因言聲音高下，循環相生，復還本音，必須第八，此乃一定之理。又命取測日晷表，以筆畫示曰：「此正午日影所至處。」令置乾清門正中。諸臣候之，至午，日影與御筆書處恰合，不爽銖黍。

### 聖祖留心曆算

康熙壬午，李文貞公光地隨扈南巡，駐蹕德州。有旨，取梅文鼎書。文貞以《天學疑問》上呈。奉旨：「朕留心曆算多年，此事朕能決其是非。」將書留覽。後二日，召見，聖祖云：「昨所呈書，甚細心，且議論亦公平，此人用力深矣。朕帶回宮中細閱。」文貞因求親加御筆，批駁改定，聖祖允之。明年，駕復南巡，於行在發回原書，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排語，皆御筆也。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。諭曰：「無疵謬，但算法未備。」未幾，西巡，問隱淪之士，文貞以關中李顥、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。上亦素知顥及文鼎。乙西南巡，文貞以巡撫扈從，上問：「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為在？」文貞以尚在臣署對。上曰：「朕歸時，汝與偕來，朕將面見。」文貞尋與文鼎伏迎河干。越晨，俱召對御舟，從容垂問，凡三日。上謂文貞曰：「天象算法，朕最留心，此學今鮮知者，文鼎實僅見也。其人亦雅士，惜老矣。」賜御書扇幅，頒寶珍饌。臨辭，特賜「續學參微」四大字。

### 梅氏世通算學

梅文鼎，字勿庵，歲貢生。子以燕，舉人。兩世俱通算學。以燕子文穆公穀成始大其宗。而勿庵父子兆域，聖祖特命江南織造曹類為之監工。

### 聖祖指授陳厚耀算法

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同直內廷，蒙聖祖指授算法。當文穆初入見，上嘗語之曰：「汝知陳厚耀否？他算法近日精進。向曾受教於汝祖，今汝祖若在，尚將就正於彼矣。」厚耀侍從多年，蒙賜書籍、文具、錦綺、瓜果之類，尚為近臣所恆有，其頒賜儀器，疇人家詎為未見。一日，又賜熱河光木，供之几案，光皎如月。諭曰：「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。」厚耀有《奉敕賦夜亮木》詩。

當厚耀與文穆同正定算學諸書時，聖祖又嘗召之於便殿，問測景使何法。厚耀不知。上寫西人定位法、開方法、虛擬法示之。又命至御座旁，隨意作兩點，上自用規尺畫圖，即得相去幾何之法。文穆直蒙養齋，上亦授以借根方法，諭之曰：「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，譯言東來法也。」幾餘召對，時有指授。自後二人之學，彌益精邃。文穆由進士官至總憲，厚耀以教授超授編修，官至左諭。

### 李子金精算數

李子金增生之鉉精算數，心有權度，不用丈尺。嘗遊京師，與客聚飲，客指鄰家樓，問以高幾許，四方幾許。李熟視良久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客令人加量，悉如所言。

### 李文成研算術

滑縣李文成，少孤，為木工傭保，人呼之為李四木匠。恥之，棄去，從塾師習書算，粗解意義。有疑難，輒辯駁，塾師厭之，遂請絕焉。於是專研算術，旁涉星家象緯，推測頗驗。見人，必誇其術，人有聞者，共非笑之，文成自若也。

### 華若汀悟算數捷法

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精於算，嘗乘夜航，雜遝儔人中，閉目危坐而構思。忽悟一算數捷法，為生平所未得。算謂此時也，不覺黑闇界倏現大光明，心地開朗，快如登仙。

### 蔣岳莊知曲線新術

武進蔣維鍾，字岳莊，維喬之兄也。幼穎悟而嗜讀，以是得咯血症。父少穎命輟讀佐商政，然肆事偶暇，輒手一卷，與其弟竹莊茂才維喬賞奇析疑，自相師友也。光緒癸巳春，偶見疇人書，略一披閱，即朗悟。不數月，盡通其義。甲午，中日失和，我師敗，岳莊以為當尚西法，變新政，雪國恥，一切科學，皆以數學為宗，乃益閉戶潛跡，午夜不輟。丙申，從學於金匱華若溪明經世芳，所學大進，而肺疾亦日劇，遂不起，時己亥正月也。所著有《曲線新說》。